

我去美國參加妹妹的婚禮

2021 年 8 月 27 日来源:GBK

作者本人畢業於哈佛大學，自認對美國文化還是有一定瞭解。聖誕期間,前往居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向南 60 多英里的小城市里的妹妹家，見到了多年未見過的妹妹女兒們.....

妹妹不經意問的問與答，女兒們的所作所爲,令作者百感交集。他在反思,作爲中國文化的傳承人,自己哪里出現了問題？

似乎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在美國過聖誕節了，於是揣着一萬美元回到了 Stafford Virginia，一個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向南 60 多英里的小城市,與妹妹和她的兩個女兒共度聖誕。我想這一萬元現金怎么也拿得出手同時也是足夠分享的禮物吧。

大姪女 Cynthia 今年 27 歲,剛剛獲得醫藥學博士。25 日聖誕節當天下午,我們全體人馬集合起來同去 Cynthia 丈夫的父母家過聖誕,這是早就安排好了的。除了我是突然造訪的不速之客之外,另外還有兩個家庭約好了也會過去。

其實 Cynthia 的丈夫 B.J.S. 早就名存實亡了。

Cynthia 與 B.J.S.是初中同學,從中學開始兩小無猜而且一直相愛到了大學。大學三年級時,B.J.S. 不幸被發現身患骨癌，而且是晚期。Cynthia 不棄不捨,輟學照料他。在 B.J.S.生命的最後一個月,Cynthia 問他,此生最大的願望是什么？B.J.S.說希望 Cynthia 成爲他的妻子。

於是他倆正式辦理了結婚手續，並邀請了兩家所有的親朋好友和同學舉行了盛大的婚禮。婚禮中的一切都是白色的,所有的人都淚流滿面地祝福全場唯一挂著幸福笑意的新人。

婚後一個月,B.J.S.就辭世離開了 Cynthia。從此,每逢節假日,Cynthia 一定會從外地回到 B.J.S.的父母家,給他們送去兒媳婦的關懷,也帶上兒子去世前的遺願。

我腦海中回放着過去的往事，眼前看着 Cynthia 在 B.J.S. 家中里里外外地忙乎着。她儼然不是客人,對這個亡夫的父母家,她似乎是唯一知道該做什么事情的人。Cynthia 的丈夫去世七年了，但是當看到 B.J.S 的父母對 Cynthia 飽含幸福滿足的神情時，你會感覺到雖然生命可以被奪去,但是關愛卻仍舊可以被創造。

交換聖誕禮物開始了,我定了定神,把思緒完全拉回來，關注這群我熟悉又陌生的美國人。Cynthia 送給 B.J.S.父母的是去年他們共同在緬甸旅遊時的影集。影集完全是手工製作的,所有的照片都經過精心地挑選和排列，每一幅照片都喚起了他們興高彩烈的回憶。

另一個家庭送給 B.J.S. 父親一本厚厚的書。這位老父親是個建築設計師,手捧這本沉甸甸的世界著名建築師及作品集，他高興得愛不釋手。隨着大家不斷交換禮物,我懷中裝着美元的紅包漸漸失去了意義。

現場二十幾個人交換的禮物中,至少 60% 都是各自贈送對方的書籍或畫冊，而剩餘的禮物都是自己親手製作的小東西，實物價值最多也不過二十美元。

我有自知之明，清楚地知道自己並不是中國土豪而且遠不夠土豪的實力。我自詡是文化人,我們的 Be My Guest 機構專門爲中國的精英人群提供音樂、藝術和文化享受。

作爲“爲你讀詩”創始人,我正在把詩歌藝術向各階層進行推廣和傳播。

我們中國人不是承傳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和文明嗎？難道我們博大精深的文化在我身上一點積澱都沒有嗎？

可是,我的身上怎么只有美金,我的懷中怎

么只裝着紅包？難道我能夠與美國人分享的只有金錢嗎？我不也是哈佛的畢業生嗎？爲什么我對美國文化這樣陌生？美國不是沒有文化嗎？難道過去十年在中國的生活使我遠離了文化？

這一天，我口袋中一萬美元的紅包一個也沒有送出去。我怕給中國人丟臉,我怕爲自己蒙羞。

然而最後 Cynthia 送給所有人最大的禮物更是徹底顛覆了我的禮品觀，這僅僅是一條新聞而已:Cynthia 剛剛榮獲獲他州 2013 年最佳志願者人物大獎，鼓勵她免費爲窮人看病行醫,每周三天,長年堅持不懈。

在 B.J.S.的家中過完聖誕回家的路上,我禁不住思緒萬千,百感交集,腦海中幾個概念輪番撞擊着我剪不斷，理還亂的神經。

文明和文化究竟是什么？教育在文明提陞和文化質量上究竟起着什么作用？想想十年前的這兩個姪女，對比今日的她們，我實在無法予測未來十年她們又會成爲什麼樣的人。

難道美國的教育在扎紮實實地培養一代又一代中國社會所謳歌的活雷鋒嗎？汽車在樹林中彎彎曲曲地前行，右手邊是晚霞輝映下若隱若現的、一望無際的波托馬克江(Potomac River),這是弗杰尼亞州最大的一條江。沿江北上可以抵達並穿過首都華盛頓特區，而一直向東則可直接匯入大西洋。

這片樹林是 B.J.S.家的私有財產,而 B.J.S.家的別墅則臨江而立。汽車的後視鏡中已經看不見 B.J.S.的家了,紫紅色的夕陽穿過樹林向我們揮手再見，林中時而出現的松鼠和小鹿也用惜別的眼神注目相送。霧靄朦朧下的波托馬克江又勾起了我二十多年前的回憶，那時候兩個姪女還都是小姑娘，我妹妹帶着她們和初到美國的我開着家里的游艇沿江向大西洋疾駛。兩個姪女的歡笑永久地定格在我的記憶中,那時我曾感慨,美國的兒童是如此幸福，這種在蜜罐中嬌生慣養的兒童將來長大成人之後挑得起社會的責任嗎？

在那次酣暢淋漓的游艇飛奔之後又過了十年,當我再次見到這兩個姪女時,似乎我當初的憂慮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那一年,她們分別 16 和 14 歲,正是女孩子花一樣的季節。雖然兩個孩子的鋼琴都彈得非常好，同時也有許多其他愛好,除了酷愛游泳和滑雪,她倆最大的愛好就是踢足球,在我看來,游泳和滑雪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足球場上的瘋跑不但會把皮膚曬得黑黑的，而且將會失去女孩的溫柔 and 內斂。然而更嚴重的是,當我向她倆問及對

未來有什么夢想、要從事什么職業時,兩人面面相覷,雙雙聳肩,不知所答。

我當時心中暗想，也許這就是美國的教育吧,只讓孩子們幸福快樂,卻不去規劃她們的未來並大膽夢想。

想想中國的孩子們,個個人小鬼大,每個人都恨不得胸懷大志，小小年紀就知道要成爲科學家、藝術家、明星大腕。不要說十五、六歲,就是十歲的小孩都會問我:叔叔,你是不是你們公司的董事長？當被問及爲什么是董事長時,回答是董事長不用做事,坐着數錢就好了。可是美國的孩子十五、六歲還在玩,還在幸福之中徜徉,還不知道未來在哪兒！

車庫門自動開啓的聲音把我從十年前的回憶中拽了回來，到家了。妹妹從信箱中取出了幾封信，其中一封來自白宮總統辦公廳，原來是奧巴馬總統全家包括兩只小狗的聖誕賀卡。妹妹看到了我小有驚訝又好奇的神情，便平靜地

說，她已經不是第一次收到美國總統的賀卡了，自從 Susan Din (我的二姪女)前年開始在白宮工作以來就沒有間斷過，因爲每一個在白宮工作的人員和部分家屬都會收到總統的聖誕賀卡。

對我而言,我更好奇 Susan Din 是怎樣進入白宮工作的，因爲誰都知道能夠去白宮工作的年輕人必須是美國年輕人當中最優秀的，或者在美國政商兩界的高層有着不同尋常的親屬關係。

但我們家世代代都是知識分子，雖然祖輩有從劍橋歸國的數學家熊慶來，父親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物理學教授，小妹妹曾在 MIT 攻讀數學博士，但家族中確實沒有任何一個人活躍在商界或政界，更別說在美國白宮工作的經歷了。

對於我的疑問,妹妹回答說:咱們家的狀況你都是知道的,Susan Din 之所以能夠去白宮工作完全是憑藉她自己的努力。

於是妹妹把我二姪女過去十年的發展經歷簡單敘述了一下。

考大學時,Susan Din 其實是有實力向哈佛或耶魯進軍的，但是爲了不給家里增添額外的經濟負擔，她把目標鎖定在本州最好的大學即弗吉尼亞大學,因爲作爲本州居民,其學費可以便宜很多。被錄取對她而言易如反掌,然而對未來的規劃使她在大學期間開始不斷地挑戰自己。

她首先對其他國家中的窮人發生了濃厚興趣，並對比自己與生俱來的幸福從而產生了幫

助窮人的想法。於是她利用每一個暑假去非洲最貧窮的國家旅遊和實習，而所謂實習其實是自己掏錢在當地爲窮人教書。

大學的最後一年，她與十幾個同學聯手,共同去印度最貧窮的地區加爾各答爲窮人教書，長達半年之久。(我有一個朋友的女兒,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專業,也去了印度,加爾各答在最窮苦的貧民區傳道及幫助那些年輕的妓女學習謀生的技能。已經二年了。一讀者注)

大學畢業之後，她避開去北京或上海等世界各國大城市教書的機會，專門挑選了中國湖南一個極其偏遠落後的地區當老師，而且一幹就是一年多。當我妹妹去湖南看她時,在她學校的衛生間根本就無法落腳，因爲到處都是爬着蛆蟲的糞便，幾十米之外都聞得到令人窒息的惡臭。

我妹妹問她如何在這種地方生存時，她說她每月還有 1000 多元的工資,學校有宿舍可住。可是她的中國同事每月才有幾百元錢，每天還要長途跋涉地來上班。她說對比那些比她還辛苦卻比她還得到的更少的人，她已經非常滿足了。

所有這些歷練使 Susan Din 更加堅定了服務窮人的志向,於是她決定回美國,進入最有影響力的機構,爲窮人爭取權益。當她順利地考入白宮並工作一年之後，又積極地爲進入美國國務院做準備。如今,她已經在美國國務院工作一年多了。她的最終目標是加入某個國際組織,試圖改善和提高世界上貧窮國家中貧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

聽妹妹講到這裡,我似乎感覺到,在美國從童年到青年,其夢想是從簡單的幸福起步,人生目標是由小漸漸變大的。

而在大洋彼岸的國內呢？從小就被灌輸複雜宏大的人生夢想，可是人生目標卻隨着年齡的成熟由偉大變得越來越渺小，並最終喪失生活的理想。難道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還是我們的信仰出了問題？我們有信仰嗎？

" 你們的信仰是什么？"

我把突然間想到的問題拋給了妹妹，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孩子們的信仰由孩子們自己去選擇和決定,我的信仰是心地善良,胸懷慈悲,懂得感恩。這也是我始終一貫教育我兩個女兒的信條 "。

" 心地善良,胸懷慈悲,懂得感恩 ",我默念良久,陷入了深思。

我曾經以爲自己這輩子已經很了不起了，因爲我一直崇尚科學,追求真理。比起某些畢生崇拜權位、投機取巧、鑽營攀爬和膜拜金錢、爾虞我詐、強取豪奪的人稍微高了點吧？

但是科學和真理在善良和感恩面前顯得是那么蒼白無力,軟弱渺小。是啊,科學、宗教、真理、權勢和金錢能帶來心靈的幸福和滿足嗎？

12 月 28 日，妹妹在家里搞了一個新年派對,一共來了 40 多個朋友。其中有妹妹的朋友，更多的則是兩個姪女的同學和好友。

看着 Susan Din 里里外外快樂地招呼每一個客人以及殷勤周到地爲大家提供服務，我很難把這個踏踏實實的爲窮人做事的女孩與十年前那個無憂無慮、對未來一無所知的姑娘對上號。

我一邊觀察着兩個姪女，一邊在派對中周旋着。我突然發現一個在中國派對中很少見到的情況：就是即使大部分人互相之間不認識,卻沒有任何人交換名片,也很少有人在談論工作。我這次在美國獸了二十多天，隨身攜帶的整整一盒名片居然一張也沒有機會發出去。

連載之四 華人,一個正在被美國社會淘汰出局的族裔？

解濱

奴隸主只給奴隸吃飯和睡覺的地方,工錢基本上沒有。華工至少還是領工錢的。？百多年後呢？黑人從奴隸到將軍，成爲美國吃香喝辣,叱詫風雲的一族。而華人的地位呢？我估計幾年後美國的越南裔混的都會比華裔強。

黑人能夠在美國翻身得解放，什么秘密也沒有,就兩個字：反抗！

所以呢,第一條,華人要得解放,就必須反抗！

黑人能反抗，華人爲什么就不能？前一陣子加州那邊一個小城的華人外出時老是挨揍，這件事就連當地的墨裔都看不下去了，人家自告奮勇組織起來爲華人出門保駕護航，那爲什么我們華人就不能自己組織起來保護自己？咱們不覺得這事很沒面子嗎？

下次那些混帳再去唐人街打人，華人同胞們要是一擁而上把那傢伙揍個半死，他往後還敢來找事嗎?? 當然，拿起武器反抗才是硬道理。我記得去年暴亂期間在油管上看到一個視頻，芝加哥街頭一個黑大媽開車尋思着該搶哪家店鋪了。路過一個穆斯林開的二手車店，大媽本想招呼一幫兄弟過來洗劫一番，但她發現店門口和屋頂上都有人手持 AR-15 或 AK-47 在站崗放哨,氣了個半死,大罵"Ramadan people"不讓她搶劫，甚至還去報警。警察只是笑笑飄過。人家穆斯林能夠持槍自衛，華人爲什么就不能?? 聽說幾天前舊金山一個香港來的華人妹子家里遭遇匪徒破門搶劫，那妹紙二話不說操起兩把手槍，還沒等開槍那幾個匪徒就抱頭鼠竄了。香港妹紙好厲害！大家都跟香港妹紙學學吧！

挨欺辱就反抗，挨打就打回去，就这么簡單。人類本來就是這樣的，這是就連動物都具有的本性。我們很多華人同胞們卻失去了這種本性，多了一個奴性。我們打算把這奴性繼承並發揚光大到哪一輩子??

第二條,在美國混,華人要想少挨歧視首先就必須積極參與美國政治

參政不是說各位要去當大官,那太奢侈了。參政也不一定非要千軍萬馬衝鋒陷陣，華人普遍膽小怕事,哪敢？但華人起碼可以從最簡單的一件事做起，而且這件事既不花錢又不費力,還不會冒險,這就是投票。三十多年前有個紐約市長名叫郭德華(Edward Koch),猶太人。他明目張膽地欺負過華人，完了還苦口婆心地對華人社區撂下一句狠話: You don't vote, you don't count! 翻成中文,意思就是你若不投票,沒人會拿你當根葱。話說到這份上，當時的紐約的大多數華人還是不理,死活不要去投票。今天呢，一如既往，任憑人家蹲在華人頭頂上拉屎拉尿，很多的華人還是不要去投票! 我是說大多數。

根據人口統計局的數字，美國白人的投票率大約是 70%左右,黑人略次之,約在 60 ~70%之間。那么墊底的是誰呢？是我們亞裔，只有 40%幾。亞裔中又是誰墊底呢？爲了查找華人的投票率,我費了半天勁,居然在《環球時報》英文版找到了。根據《環球時報》,在美國的亞裔人口中,華裔選民的投票率最低(41%),登記選民率也是最低 (48%)。這意思就是,100 個具有投票資格的華人當中,只有 48 個登記註冊了成爲選民。而在這 48 個華人註冊選民中,只有不到 20 個人去投票了。我感覺實際上這還大大高估了華裔的投票率。我估計在加州華裔中投票率最高可能在 20~35%之間,紐約市最高可能在 10~20 %上下,我居住的休士頓就連 10%都得不到。我可以胸有成竹地說，華裔是美國各族裔中歷來投票率最低的,不是之一。我敢打賭,雖然美國華人中的許多大牛如楊振寧等知名學者早就入籍了,但他們從來就沒有在美國投票! 不信就去問問他們。當然,人家是偉大人物,不屑這點小事。可你和我呢？我們有啥理由、啥資格、啥本錢不去投票？150 年前的美國社會曾討

論過是否給予華工們投票權。有人惡狠狠地说：“華人有諸多的惡習和偏見,在生活上不可能美國化，也不可能接受美國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之上的倫理道德標準，更不可能接受美國的傳統價值觀”。人家爭的面紅耳赤,而當時的華工根本就不在乎人家說什麼，壓根就不去爭取投票權。

爲什么美國的華人如此憎恨投票?? 還是《環球時報》那篇文章揭開了謎底:‐ 華人的華裔美國人更關心自己的事務,而不是社會參與。中國外交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說,這就是華裔美國人對投票權不感興趣的原因”(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201126.shtml)。這話說得挺典雅,侮辱性不大,但傷害性極強。這意思就是說，華人的思維仍然停留在農耕社會一家一戶種田喂雞養鴨的時代,眼光只盯着自家一畝三分地的小環境，而不去放眼社區和社會，打造一個適合自己和別人共同生存的大環境。用余秋雨的話來說，中國人心目中只有家庭和朝廷，而在朝廷和家庭之間的遼闊的“公共空間”(也就是社會或社區),中國人卻視而不見,放任不管。？一百多年前,滿腦子農耕思維的華工被美國這個工業社會的其他族裔徹底打敗瞭,然後被淘汰出局,掃地出門。今天在信息時代的美國，華人難道還不是滿腦子農耕社會的理念?? 華人難道還要再被淘汰出局、掃地出門一次？

911 後，美國的穆斯林成了衆矢之的。然而美國社會卻沒有發生大規模的針對穆斯林的暴力事件，在就學和就業方面穆斯林並沒有遭到歧視。這是因爲美國的政客很“袒護”穆斯林。這也不怪，穆斯林的投票率在美國所有族裔中位居第二 (90% +), 位居第一的是猶太人 (94%)。政客們憑什么不去袒護他們?? 請問美國政客有任何理由去“袒護”正在被暴打和被歧視的華人嗎？

一個打死不要去投票的族裔，在美國的前途又何在？

第三條，華人要在美國不被美國社會鄙視和被政府“嚴打”,就必須與共產黨徹底切割!?

這事可能有點難度，很多華人在這個問題上是一根筋,拐不過彎來,撞到南牆也不回頭。我去前面提供的司法部有關 China Initiative 的鏈接仔細研讀了每一個 case，那里肯定有冤案，但絕大多數案子是鐵證如山，無法抵賴的。很多人認爲那些偷盜美國知識產權的人不過是錢迷心竅，中美兩邊撈錢而已。但我認爲這種說法可能低估了愛國華人的拳拳赤子之心吧。古人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貞婦愛色,納之以禮。”?堂堂大學者怎么可能爲五斗米當盜賊？一定是被共黨鬼迷心竅了。這我就想不通了。這些偷盜美國知識產權的華人在中國的時候肯定不都是吃香喝辣的紅色貴族，保不準有些人的家人在文革中被逼得走投無路，或在“反右”中被發配到類似夾邊溝那樣的地方被折磨死,或在“土改”中跟我外公那樣被槍斃。但這些人一出國就念叨起黨的恩情了，挖空心思爲黨服務。一百多年前從大清來到美國的華工也是這樣。本來嘛，不過就是些窮的連像樣的褲衩都穿不起的漢人三等臣民，然而窮光蛋們來到美國後儼然把自己當作正黃旗起來，一條又臭又長的辮子到死都不願剪掉。那年頭所有的華人會館都有把華人屍體送回大清國埋葬的一條龍服務——?生是大清的人,死是大清的鬼。然而大清政府可沒有把這些海外華工放在眼里,就爲了一點小恩小惠(美國人爲洋務運動中的工廠提供一點機器),竟然把《排華法案》陞格爲國際條約，承認美國有權對華工採取那些侮辱性的非人待遇,例如《狗牌法》)。？

一百多年後,華人的奴性改了嗎？各位去看看美國幾個大的中文網站新聞報道後面的留言就知道美國這裡有多少萬個白干五。接下期